

地摊文化

## 烟火气里见真章

王婷婷 窦中言 张志华



人群熙攘的关帝庙历史街区。 韩志刚摄

漫步周口关帝上城，青砖黛瓦间，关帝庙的古韵与市井烟火交织相融。这片依傍关帝庙而生的商业街区，从不缺历史底蕴与建筑风情，但真正让它活起来、火起来、聚起人气与财气的核心动力，并非精致的商铺与规整的业态，而是最接地气、最具生命力的地摊文化。它藏着平凡生活的非凡韵味，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灵魂所在。

地摊文化，最是接地气，最懂普通人的欢喜。它没有高端商场的距离感，没有品牌店铺的消费门槛，只是一方小摊、几样好物、几声吆喝，就勾勒出最鲜活的城市肌理。在关帝上城的地摊间，有刚出锅的麻辣汤、肉盒等周口特色小吃，热气腾腾里裹着家乡味道；有手工编织的竹器、绣品，一针一线间藏着民间匠心；有新鲜的果蔬、实惠的日用百货，满足着日常的细碎需求；也有旧书古玩、文创小物，承载着闲情与趣味。老人来此寻烟火安稳，年轻人来此觅新鲜热闹，孩童追着糖画、气球嬉笑奔跑，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都能在地摊前找到归属感——这里

没有消费层级的隔阂，只有人与人、人与生活的真诚联结，这种扎根大地的亲近感，是任何高端商业都无法复刻的。更动人的是，地摊文化藏着平凡中的非凡韵味。它看似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实则是城市文化最质朴的表达。一个个地摊，是无数普通人的生计依托；下岗职工、灵活就业者、乡村手艺人，靠着一方小摊撑起家庭，用勤劳书写生活的韧性，这是平凡里的坚韧之美；地摊上的商品，从传统小吃到民俗手作，从本土特产到潮流小物，汇聚着周口的风土人情、民俗技艺，是文化传承的微型载体，这是平凡里的文化之美；而熙攘的人群、讨价还价的亲切、摊主与熟客的寒暄，交织成温暖的市井图景，让冰冷的街区有了温度、有了故事、有了灵魂，这是平凡里的温情之美。关帝上城因关帝庙而有了历史根基，却因地摊文化而有了人间烟火的灵魂，这份于平凡中绽放的生命力，正是它最独特的魅力。

地摊文化，在现实中落地为地摊经济，是拉动地方经济的“魂”。它看似零散微小，却有着

强大的经济韧性与带动效应：门槛低、成本少，让更多人能轻松创业就业，拓宽增收渠道；人流聚集的地摊集市，能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旅游等多业态协同发展，激活街区乃至整个区域的消费活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快速聚集人气、提升区域知名度，让静态的历史街区变成动态的消费场景、生活场景。放眼全国，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北京潘家园，以古玩地摊为核心，从普通集市蜕变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地标，一提到文玩地摊，人们首先想到潘家园；山东淄博，凭借烧烤地摊的烟火气火爆出圈，从一座普通工业城市变成全国游客向往的“网红城市”，烧烤地摊成为淄博最亮眼的城市名片，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快速升温。它们的成功，印证了一个道理：接地气的地摊经济，从来不是城市的“配角”，而是能成为地方特色、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对周口而言，关帝上城的地摊文化，正是这样一张值得精心打造的地方名片。它依托关帝庙的历史IP，融合周口的本土民

俗、美食、手工艺，既有文化底蕴，又有烟火活力，区别于千城一面的商业街区，拥有独一无二的辨识度。塑造这张名片，不是放任地摊无序发展，而是规范管理、精心培育：划定合理经营区域，保障交通与卫生；规范经营秩序，守护食品安全，诚信经营；融入本土文化元素，打造特色主题集市，比如民俗市集、美食夜市、文创地摊等，提升品质。让地摊文化既保有接地气的本质，又展现有序、有品、有特色的风貌，让“来周口，逛关帝上城地摊”成为共识，让这份烟火气成为周口的城市标签。

一座城市的魅力，从不在高楼大厦的光鲜，而在烟火人间的温暖；一片街区的活力，从不在业态的高端，而在人气的旺盛。周口关帝上城的繁华，根在历史，魂在烟火，地摊文化就是它生生不息的真正动力。珍视这份接地气的生命力，激活地摊经济的潜力，把它打造成周口的特色名片，让平凡的烟火气，凝聚起非凡的发展动力，让关帝上城真正成为周口的人气之地、活力之地、财富之地。

## 我与“周口作家群”

任动

周口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脉绵长，文风昌盛。长期以来，周口文学形成了一个品牌叫“周口作家群”。其定位，是一个亮丽的特色文化品牌；二是中国当代区域作家群的典型代表；三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新地标；四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支中坚力量。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热爱与感恩，我从2007年开始深度介入“周口作家群”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根本出发点就是立足本土、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助推区域文学的发展。20年来，我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周口作家群”研究，孜孜以求，锐意进取，尽我所能，宣传“周口作家群”，扩大“周口作家群”影响。

现在，周口师范学院成立了“周口作家群”研究所，由我负责，已经组建起一支稳定、高素质的“周口作家群”研究学术团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对“周口作家群”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周口作家群”研究是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个学科发展方向，从事“周口作家群”研究能够促进学科的发展；其次，研究“周口作家群”，对于加强高校和地方合作，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扩大周口师范学院的社会影响力，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再次，从事“周口作家群”研究能够促进地域性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扩大周口文学的影响力。

周口市获“中国文学之乡”殊荣，一个重要原因是：“围绕‘周口作家群’的相关研究、宣传工作有特色、有亮点。”这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努力。我致力于“周口作家群”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自2011年开始，我在周口师范学院开设了《“周口作家群”研究》课程，标志着“周口作家群”研究正式进入高校课堂。我的教学成果《“周口作家群”研究：校本课程开发和实践研

究》，荣获了周口师范学院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我主讲的周口师范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周口作家群”研究》、慕课《老子思想对“周口作家群”的影响》，登上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平台，极大提升了“周口作家群”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出版的学术专著《特色文化品牌周口作家群》，荣获周口市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周口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还被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井冈山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警察学院、周口师范学院、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图书馆收藏。一些学者、作家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予以推介，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

我研究“周口作家群”，探讨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学术界和文艺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关于“城景文学”问题。我认为，怀着对现实故乡和精神故乡的深情与感恩，“周口作家群”创作了大量的“城景文学”。所谓的“城景文学”，“指的是作者以自己生活的地域环境为背景和表现对象，传达对所处地域深情厚谊的文学作品”。“城景文学”的概念提出以后，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首肯，并被较为广泛地引用。有学者说：“‘城景文学’理论上建构的意义还在于，它使‘周口作家群’摆脱了在暗冥中孤独漫游的历史，使之逐步有了安居之所、一席之地，这是不容易的，也是可称赞的。任动教授

新文学观的提出，我想恐怕不是为着标新立异的目的，他是为着‘周口作家群’场域的激活而努力的，旨在通过真理的生产和大道的聚入，改变人们的活法，使人诗意地栖居。”通过对“周口作家群”的研究，我收获了很多，也进一步充实、提升了自己。我的文学评论多次荣获全国及省级主流文学奖项，并入选多种文学评论年度选本。我加入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为周口本土第一位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2022年，周口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我当选为主席。同时，我还出席了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第九次代表大会，被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河南省优秀社科普及指导员”，被河南省文联聘为“周大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庆邦研究中心研究员”，被周口市委宣传部、周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聘为“周口市社会科学特聘研究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始于热爱，贵在坚持，我会一如既往，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进一步深入研究“周口作家群”，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苟富贵，无相忘”……这些流传了两千年的名句，都出自一人之口：陈胜。

陈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首举反秦大旗，建立“张楚”政权。刘邦称帝后以王侯之礼祭祀陈胜，汉代官方尊其为“楚隐王”，感念他首开反秦之功。然而，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老家究竟在哪儿，却成了一桩千年悬案。

——一个简单的问题，争论了上千年

打开中学历史课本，陈胜的籍贯写着“阳城”，注释说在“今河南登封东南”。也许登封人会偷着乐，可平舆人并不这么看，商水人也不服气，方城人、固镇人各有各的说法。五种观点各执一词，争论从未停歇。

问题的根源在于：战国秦汉时期，叫“阳城”的地方至少有五处。这就好比今天的“中山路”，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那么，陈胜究竟是哪个“阳城”人？

——一条被忽略的关键线索

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藏在《史记·李斯列传》里。赵高在秦二世面前诬陷丞相李斯时说：“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傍县’即邻近之县）之子。”赵高所言虽是诬陷之词，但若编造得足以取信于二世，必须选一个与上蔡相邻的县当陈胜的老家，否则一听就是假的。这一地缘逻辑反而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旁证线索。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今河南驻马店上蔡县），因此陈胜的家乡应当与上蔡接壤。

按照这个条件，五个“阳城”一下子排除了三个：郑州登封离上蔡三百多里，中间隔着好几个县；平顶山方城距离上蔡也太远；固镇在安徽蚌埠市，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剩下的两个就是商水和平舆——它们都与上蔡直接接壤，境内都有阳城遗址。

——一个值得注意的前提

陈胜起义时以“大楚兴”为谶语，国号“张楚”（意为“张大楚国”），诈称公子扶苏，“三老”豪杰都说“复立楚国社稷”。《史记·陈涉世家》原文为：“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他的老乡进城看他，脱口而出“夥颐”——这是地道的楚地方言。一个没有楚国身份认同的人，绝不可能用楚国的旗号发动起义。

登封阳城在战国时期长期属郑，是否曾属楚国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仅凭楚国认同一条虽不能完全否定登封说，但结合行军路线等其他因素，登封说的说服力明显不足。至于方城、固镇二说，史料依据极为薄弱，早已被主流学界摒弃。

——商水阳城：证据链最为完整

商水说的证据，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条完整的链条。

首先是考古发现。商水县西南的舒庄乡，有个村子叫“扶苏村”，村北就是阳城故城遗址。1980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了四个月，外城东西长800米、南北宽500米，内城还有夯土城墙。最关键的发现是：在内城东南角出土了四件陶器残片，上面刻着“扶晋司工”四个字。关于这段铭文的解读，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扶晋”即“扶苏”，是地名；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该铭文至少证明此城在当时已被称为“扶晋（扶苏）城”，与陈胜起义中“诈称公子扶苏”的政治符号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关联，为研究陈胜起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线索。

其次是地名记忆。两千多年过去了，这里依然叫“扶苏村”，村里还有一座扶苏墓（经考证为假墓）。陈胜在家乡打着扶苏的旗号聚集力量，这个政治符号深深烙印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一代代传了下来。

再次是乡友投奔的合理性。陈胜在陈县（今周口淮阳县）称王后，“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陈”——当年和他一起扛活种地的老乡们结伴去看他。秦末乱世，战火纷飞，秦军就在附近，老乡们不可能长途跋涉几百里去寻亲。商水阳城距离淮阳一百一十里，步行一天就能到。这个细节看似微小，却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旁证。

此外，唐代以来，胡三省、顾祖禹、齐召南、钱大昕等著名学者都认定陈胜的老家阳城在商水，文献脉络清晰。

——平舆阳城：有力的竞争者

平舆说也有充分的理由：它同样与上蔡接壤，同样有阳城遗址，遗址规模不小，出土过“阳城”铭文的青铜器，文献记载也很明确。这使得平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也是两种说法长期并存的根本原因。

然而，平舆目前尚未发现将陈胜起义与平舆阳城直接关联的考古或文献证据。陈胜起义的两大核心符号——“张楚”和“扶苏”——在平舆阳城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而商水阳城出土了“扶晋”铭文，拥有“扶苏村”这个活的地名记忆。两者都符合基本条件时，拥有更多关联证据的一方自然更具说服力。

——英雄故里，就在这里

综合来看，陈胜的籍贯应为战国时期的楚国阳城，其地在今天的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舒庄乡扶苏村一带。该地的阳城故城遗址2019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前的2009年，商水县舒庄乡扶苏寺行政村后陈村，落成了高4.5米的汉白玉陈胜雕像。当地也正在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传承这份厚重的历史记忆。

两千二百多年前，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大泽乡，喊出了那句惊天动地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地说：“英雄故里，就在这里。”

周口名人

陈胜到底是哪里人

周国强

我与周口  
主题征文选登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 zkrbdaoyuan@126.com